

# 修院給我的 獨特禮物

貝內爾 (David Benner)

譯者：余玉屏

打從二十多歲開始便被修院吸引著，就算結了婚也沒有改變。決定結婚，可說是自己確認了生命的召喚並不是作一名修士！我仍記得第一次遇見修士的情景。那時唸研究院，在加拿大聯合教會聚會，有一次聽到一個熙篤會修士喬神父 (Father Joe) 講道，被他深深感動了，其實更多是被他與神親密的關係打動。他熱切地談及怎樣在平靜、寧謐中與神相遇，他的禱告生命怎樣遠遠超乎純粹與神的交談。立時，我便明白自己的感動來自他的深度與寧靜，也因著看到自己相對的膚淺、躁動。

就像很多人一樣，盧雲對我有深遠的影響，是他令我漸漸懂得欣賞獨處和靜修的美好。他繼而令我認識梅頓，後者便成為了我生命中最具影響力的屬靈作家。梅頓又讓我認識到他的熙篤會弟兄、他的好友潘靈頓神父。我們的讀者都會知道，潘靈頓神父就是我們刊物的創刊編輯之一。在過去很多年，我只是透過潘靈頓神父的作品認識他。後來他為刊物寫了六十多篇文章之多，我也因此能更深入認識他。2001年3月，我在喬治亞洲的聖靈修道院 (Monastery of the Holy Spirit) 的退修會中遇上他，他是那裏的院長。那次相遇建立起的友誼，是修院給我最美好的禮物。

在那次相見與他在2005年6月3日逝世之間，我們有許多時間彼此交談，有更多時候透過電郵交流。我們曾兩次一起參加一星期的退修，記得在他當時居住的麻薩諸塞州史賓沙 (Spencer, Massachusetts) 的聖約瑟修院 (St. Joseph Abbey) 裏，我們一面踱步一面傾談，談到把生命由獻上禱告轉化為活出禱告，就是讓生命轉化為一個不息禱告的挑戰。住在修院無可否認為轉化禱告生命提供了絕佳的優勢，但在旅途中，就算修士，也跟我們其他人一樣，不會在過程中自動轉化。

潘靈頓神父清楚明白那優勢和挑戰。他深深內化了修院生活的節奏，尤其是時辰頌禱禮，這節奏成為了他靈命和內心的定位。長時期的歸心祈禱訓練，讓他很快便能沉澱進平靜中與主同在，並在離開時更強烈地感受到神不住的同在。到了他那個階段，靈閱已經好像坐下吃一頓佳餚般。開放自己領受聖道，讓自己被洗滌，這訓練一直滋養著他的靈命和內心。

安靜、帶著冀盼開放自己和信靠，是他生命的常態。無論開放自己會帶來甚麼後果，他總會返回常態位置。在寧謐和平靜中開放心靈，就必定會發現某些事情，通常是從內心深處而來的聲音。他學會了聆聽這聲音，然後慢慢透過日後祈禱默想 (或是有時與他人對話) 時，把聽見的釋放出來。他曾告訴我，這就像吸氣、止住，然後呼氣。吸氣就是把所有投進意識的都接收下來，那是必須要接收的，因為拒絕就像是把所聽見的窒息、阻塞。但止住之後，一定要釋放出來。嘗試窒礙它就像是屏住

呼吸，只能維持一段短時間，那口氣漸漸還是要呼出來。所以，在平靜中進入意識的想法也是一樣。

這個以開放的態度——沒有自我防護、批判主義或修正的需要——接收經歷的基本姿態是他生命的基礎，令他專注歸一。若不能這樣向自我開放，也會大大局限自己向神開放。他明白這一點，所以他把生命基礎建於活出接納、開放和信靠的禱告生命。

然而，專注歸一的生命，就是向自己和向神開放的生命。這就是靈閱得以介入之處。靈閱，是他向神和自我開放的生命的另一面。同樣，若缺少了一面，另外一面就必定會被局限。他常常分享他在靈閱中的發現和洞見，在當中他能有意識地處理在歸心祈禱裏浮現的想法，神也透過聖經和其他著作向他說話。他嘗試把所有的閱讀都化為靈閱——不單讀出內容，更是要傾聽神的聲音。神回應他信心及開放的禱告，實在是意料中事。同樣不會令人驚訝的是，對他來說，靈閱是歸心禱告的配搭，因兩者都深化了他向神和自我的開放。

對於發現 (或重現) 這些操練，潘靈頓神父在過去幾十年作出了莫大貢獻。他的著作、文章及工作坊，都是他把神的這些禮物帶給我們的工具。他不單操練，更活出了歸心祈禱，也把靈閱活出來。它們徹底成為了他生活的一部份，其他一切均從這個平靜、開放、專一的地方湧流出來。修院給我的這些禮物透過他的生命向我呈現出來，我要為此感謝神。